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作为山东人，我是听着唱着这首歌长大的。歌声里的沂蒙，有青山绿水，有飘香的豆花，有堆满仓的谷子高粱，还有我一直向往的诞生在大山皱褶里的红色故事。然而，真正走进沂蒙山，还是在这个惊蛰来临前的早春。陪同采访的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马斌曾谙熟沂蒙人文地理，让我的采访也多了几分从容。

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方以蒙山系和沂河流域为地质坐标的地理区域。八百里沂蒙，包括今天的临沂及周边的日照、潍坊、淄博、泰安、济宁五市部分地区在内的18个县(市区)，有“三十六峰七十二窟”之说。海拔1156米的蒙山主峰龟蒙顶，为山东第二高峰，高度仅低于东岳泰山，又有“亚岱”之称；纵贯沂蒙山区的沂河，则是发源于山东境内的第一大河，全长574公里，至苏北汇入新沂河，转头往东流向黄海。这就是“蒙山高、沂水长”的来历。

沂蒙山，山东最早远古人类沂源猿人的生存区域，中华民族古文化起源之一的东夷文化核心分布区。春秋时期，这里是齐鲁两国交界地带，也就有了《孟子》中关于孔子天下观的一段记载：“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处东山，即蒙山。

1938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派，郭洪涛从延安来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郭洪涛到山东后，即主持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提出创建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报请中央。这是“沂蒙”这一称谓首次出现。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一计划。沂蒙，由此成为一方红色热土的代名词。

大地母亲

沂蒙山的晨雾带着一丝铁锈气味，仿佛是十万英烈渗进岩石中的血迹，在岁月深处悄然呼吸。

1941年的第一场雪，裹着刺刀寒光降临。侵华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土桥一次，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 and 伪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铁壁合围”。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1月4日，日军突然包围了沂南县西北部的马牧池乡，企图偷袭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八路军指战员浴血迎敌，掩护首长机关突围转移。

炮声震动大地。明德英脚下一晃，正要抱着孩子躲进屋内，忽然，一个身负重伤的八路军小战士跌跌撞撞地向这边跑来。明德英冲到院外，一把将小战士拖进屋，藏进铺底下的菜窖。铺盖刚刚盖好，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低矮的茅草房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铺和一个灶台。就在刺刀即将挑开被褥的刹那，明德英狠掐了一把怀中的孩子。孩子嚎啕大哭，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发现明德英是个聋哑人，日本兵打着手势问她是否看见受伤的八路。明德英沉着地朝西山方向指了指。日本兵信以为真，转身追了出去。

待到日本兵走远，明德英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她急忙钻进菜窖。小战士已经昏迷，脸色苍白，嘴唇干裂，额头烫人。她想给小战士喂点热水，可现烧已来不及。就在这时，哭闹的孩子提醒了她。尚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毫不犹豫地解开衣襟，将乳汁一滴一滴滴进了小战士的嘴里……小战士渐渐苏醒，隐约明白眼前这位大嫂为他做了什么时，泪水涌出了眼眶。

天色渐暗，丈夫李开田回到家中。村子附近仍有敌人活动，伤员留在家随时可能暴露。趁着茫茫夜色，他将小战士隐藏进后山墓地。每当夜深人静，明德英便悄悄来到墓地，帮小战士清洗伤口。她还杀掉了家中两只下蛋的老母鸡，为伤员补充营养。盐水刺痛夜晚，鸡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

地处齐鲁腹地的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红色记忆，每一块岩石都诉说着英雄故事。《沂蒙山小调》在时光的长河中回响不息。

习主席曾深情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

汤温热了黎明……一天，两天，一个月后，伤员终于痊愈。当雪花又一次飘落，小战士扑通一声跪在李开田和明德英面前，带着无尽的感激，踏上了归队路程。

小战士姓徐，是山东纵队司令部机关的炊事员。回到部队后，他将被救经过详细汇报给首长。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李开田、明德英的墓碑上，刻着一位异性子孙的名字：庄新民。那是夫妻俩1943年营救的另一位年仅13岁的八路军卫生员。整整3个月，在李家养伤的庄新民对李开田、明德英以父母相称，躲过了鬼子汉奸一次次盘查……

1961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明德英的故事，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1964年8月12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由小说改编的京剧现代戏《红嫂》后，对“红嫂”扮演者张春秋说，这出戏是反映军民鱼水情的，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教育更多的人。



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国美展）
蒙山不言（中国画，局部，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国美展）
王磐德作

现代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相继诞生。“沂蒙红嫂”成为战争年代舍生忘死、无私付出的沂蒙妇女共同的名字。

春夜的麻油灯，在石墙上剪出一位老人向楼的投影。接过襁褓中的烈士遗孤时，家中粮食已几近罄尽，可王换于还是义无反顾地把孩子搂在了怀中……将写有生辰的红布条缝进蓝布襟，又在婴儿心口系上石榴花汁染的平安符——这是王换于收养的第42个孩子。

王换于，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人，最初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山东分局政委陈若克说：“你姓王，又是于家用两斗谷子换来的媳妇，就叫王换于吧。”于是，年过半百的“于王氏”成了“王换于”，成了沂蒙山最早一批女共产党员。

1939年6月，八路军第1纵队机关进驻东辛庄，随之而来的还有八路军将领的孩子。部队行军打仗，孩子东躲西藏，一个个面黄肌瘦。王换于找到司令员徐向前：“得给孩子们找奶娘分散喂养。平时能够照看，打起仗来也好掩护。”徐向前一听是个好主意。创办战地托儿所的重任，落到了王换于肩上。

第一批转移来的27个孩子，大的五六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天。王换于把稍大的孩子送到可靠的“堡垒户”中寄养，襁褓中的婴儿放在身边自己照料。得知十里八乡哪家媳妇生产，她抱着孩子便一路打听着前去寻一口奶水。山坳里的茅草屋稀稀落落，她那一双小脚衬得像发面馒头，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刀刃上。几个儿媳先后临盆，王换于说出的几乎是同样一番话：“把奶留给烈士

的孩子吧，你们年轻，咱的血脉可以续，烈士的孩子饿死了，可就断根了……”

冬去春来，42个八路军后代和烈士遗孤全部长大，王换于的4个孙子孙女却因营养不良不幸夭折。

1947年2月，代表解放区妇女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第一次理事会议的蔡畅，把王换于的事迹带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深深感动了各国与会代表。

1989年1月31日，101岁的王换于去世了。一栋石头屋，留下了老人平凡的一生；一块青石板，记录下一种伟大的精神——

“沂蒙母亲，至仁至义，至慈至善。百年老屋，谁言低陋，谁言狭窄？”

2003年9月19日，“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正式开馆。揭开老人铜像上红绸缎的那一刻，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战地托儿所的“孩子们”长跪不起：“娘，我们看您来啦！”

当年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支队司

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春风里，沂蒙大地欣欣向荣。行进在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上，让我们再次回望这片红色土地，致敬沂蒙英雄儿女，感悟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精神伟力。

——编者

沂蒙颂歌

■ 贾永

陈毅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也把这句“蒋军进攻必败”刻进了历史的丰碑。

1947年春天，遭遇全面进攻挫败的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的“重点进攻”，以“迫使华东野战军决战或北渡黄河”。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重兵多达45万，而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兵力只有27万。

“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沂蒙山腹地的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隐蔽待机。战机，说来就来了。

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国民党以整编第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矛头直指华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图谋“中央突破、两翼包围”，将华野分割，聚而歼之。

发现第74师位置稍显突出，且与左右邻之间空隙较大，粟裕一改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的惯例，提议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楔入敌方中央，切断第74师与其他国

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

国民党“重点进攻”再度以失败告终。蒋介石无奈哀叹：“国势岌岌可危，胜败存亡，皆由天命。”至此他仍不明白，人心向背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写道：“孟良崮的岩石上，刻着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海拔500多米的孟良崮主峰，3块状如枪刺的花岗石紧紧相拥，组成直指云天的纪念碑，寓意为“军民团结必胜，人民战争必胜”。孟良崮之战，50万沂蒙百姓运送了900万吨弹药和粮食。战役最后时刻，沂南县副县长徐敏山带领300人的民兵冒死穿越生死火线，将20车手榴弹送抵主攻阵地；蒙阴县“沂蒙六姐妹”之一的杨桂英背着孩子转移伤员，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4岁的儿子从此失聪……

沂蒙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王琳向我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5月12日，战役打响前一天，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接到紧急



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国美展）
蒙山不言（中国画，局部，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国美展）
王磐德作

通知：汶河上的桥被敌机炸毁，必须在5小时内架起一座桥，确保华野一支部队顺利通过。

村里的青壮男子大都上了前线，时间紧迫，怎么办？几个妇女一商量，决定卸下自家门板架一座“人桥”。

23岁的李桂芳、19岁的刘曰梅……32名妇女冒着敌人炮火，跳入冰冷的河水，用双肩作桥墩，扛起通向胜利的桥梁——一个团的解放军眼含热泪冲向前线，32名又冻又累的妇女瘫坐在了河滩上……

孟良崮上的桃花开了又谢，年轮在硝烟与春风中悄然更迭。1984年4月6日，一代战将粟裕“重返”当年战场。根据将军生前的意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了孟良崮烈士陵园，陪伴长眠在这里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2000多名战友，陪伴可亲可敬的沂蒙山父老乡亲。那一天，正是沂蒙山桃花雨纷飞的时节。

无言的奉献

蒙阴县桃墟镇野老峪村，支前模范董长松活到了104岁高龄。三儿子董付君回忆，进入晚年，父亲对眼下的事情有些模糊，对年轻时的往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1948年11月，村头石碾旁，31岁的董长松往独轮车两侧的荆条筐里装上300斤白面，又带上20斤煎饼和煮熟的地瓜干，带领40人和20辆小推车出发了。白面是送给决战淮海解放军的公粮，煎饼和地瓜干则是自己这一路的给养。妻子追出村外，把两个馍塞进丈夫的羊皮袄，

那是连3岁的女儿都舍不得吃细粮。

枯枝在寒风中簌簌作响，车轮在雪地里吱呀转动。车把式将缰带勒进肩胛，前倾的身体就像一张张紧绷的弓。1944年入党的董长松，就这样把小推车的辙从抗日战争延展到解放战争战场。

董付君说：“父亲生前多次讲到，敌人不断地狂轰，他们就推着公粮边跑边躲。鞋子跑掉了，也顾不上回头找，脚上磨出血泡也没心思坐下来歇一歇，只想着让子弟兵早点吃上咱沂蒙山的白面馒头。”

苏北平原的冻土被炮火犁成焦黑色。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阵地上，董长松带来的20辆小推车上被子盖上土，冷水一浇，麻绳一连，成了流动的“冰甲掩体”。

2015年9月3日，98岁的董长松登上了阅兵观礼台。老人说，“俺是替俺那些兄弟们来的。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沂蒙山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辆“功劳车”——那是泗水县运输团运粮使用过的独轮车。一次，这个支前民工团接受了6天运粮9万斤的任务，结果只用3天就运送了11万斤。天寒地冻，呵气成霜。2800人的莒南县运输团，43%的民工没有棉裤，50%的民工没有鞋穿，可就是他们汇入了88万辆小推车的滚滚洪流，组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支前大军……

西默·托平，一位淮海战役期间到过国共两军阵营的西方记者。他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国民党士兵饥肠辘辘，一日仅以两餐稀粥果腹”，而解放军“粮食供应十分有保障，不仅一日三餐，且米饭、面条和猪肉也能得到保障”。

2021年，莒南县最后一位支前模范李乃祥病逝，终年94岁。

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刚刚在战场上入党的李乃祥又推着独轮车参加了渡江战役，接着换成了担架，跟随第10兵团一路南下，直到解放厦门，历时13个月才回到家中。“天气一天天变热，棉袄里的棉花被抽出来成了夹袄，夹袄的衬布又拆下来成了单衣，最后剪下袖子变成了短褂。”李乃祥生前回忆这段经历时，总忍不住摩挲肩膀上的疤痕。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支援淮海战场，以沂蒙根据地为代表的山东解放区出动民工218余万名，大小车33万辆，担架5万余副，挑子19万副，调运粮食4.52亿斤。陈毅深情地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彭军介绍，从1938年到1949年，当时420万人口的沂蒙根据地，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万多先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沂蒙精神的源头在哪里？就在告别沂蒙山的时候，我从诞生于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的一首歌曲中找到了答案——

歌曲名字：《跟着共产党走》；创作时间：1940年6月。



扫码欣赏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
技术支持：李连杰、王江



第6390期

